

# 俞老師最後的一次談話

楚 戈

俞老師走了，走得如此突然，實在使人不能相信這是事實。就在五月二日的前三天，大約是晚上十一點左右，我們還長談了差不多四十分鐘。這是我們近來常有的現象，因為我住在郊外，工作又忙，向他請益的時間比起五六年前每週要見上一兩次來說是少得多了。我們經常在電話裏聊天，而電話聊天最理想的時刻是晚上十點以後，此時是俞老師的精神最旺盛的階段，他的頭腦敏捷，一個小問題，往往由涓涓細流而匯為壯闊的江河。那天的談話如在目前，那知道那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親切的聲音了。那一次也是第一次聽到他對文壇比較激烈的批評。他的所謂激烈，若和我的個性比起來簡直算得上是溫和了。

那天夜裏他來電話是有感而發的。他問起我幾篇文章我都沒有看過，但他知道寫文章的人是多年的老朋友，或許有向我一傾「積愆」的動機吧。但說過以後，便又很自然的回到了我們倆人都正在着手研究的問題上面，因此也可見出他對他不滿意的問題，並不是耿耿於懷的。

「你既然有（湖南話唸「卯」的平聲，沒有的意思）看到那幾篇文章也就算了。楚戈啊，他們說我們提倡民俗藝術，是一些貴族和有閒階級的發思古之幽情，完全忽略了民藝品後面的血汗。我不懂這話從何說起。民俗藝術是我們文化的根，根的上面也許開

了一些你不一定喜歡的花，像被他們批評爲有閒階級的文人畫一般，我們並沒有提倡那些脫離大眾的東西。就拿子弟戲來說，這是過去農閒的時候，勞苦大眾鬆弛精神的媒介之一。我們鼓勵大家去研究子弟戲，不過是看看子弟戲裏面有沒有可以發掘的材料，談不上是對逝去的生活之留戀。一個文化若想在未來文化的衝激下，保持自己原有的活力，以求得新的適應，是不能忘本的。民族文化來自民間，民間的東西受到千百年的冷落，也許也僵化了，但根總是還在的，只要有根，就有活命的機會。連根拔掉才是死路一條。西方人無論怎樣高喊上帝已經死了，但他們的文化藝術，總是植根在基督教的聖經裏面，反聖經也並沒有離開聖經的範圍。

我實在不懂，我們希望大家去研究重視民俗藝術，到底有什麼不對呢？民俗藝術雖有其庸俗的一面，但到底是活的有生氣的，並不見得因爲重視它而污染到城市的現代藝術，使現代藝術低俗化。相反的可從民俗中獲得一種生氣。」

「至於他們罵平劇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罵我。」他笑着說「然而，我說平劇動作是『動作的美化』他們罵我說『一場戰爭死傷纍纍，血流漂杵，多麼的殘酷，我們的戲劇大師却說是動作的美化，這不是一種麻木嗎？』」

楚戈，你說這話對不對，這根本上是兩回事，中國平劇本身打扶確實採用美化的舞蹈動作，你可以說這種動作不對不好，但你不能說他們打戰打得不美，不能說它不是美化的動作。就戲劇而言這是實情，若要批評平劇動作，要考慮一個民族戲劇是長期發展出來的，廢棄它或改良它，或保存它皆是見仁見智，在現在這種時代，我是主張先談保存，才談得上改造的。批評平劇打扶的場面是一回事，其原來的形式又是另一回事。我

實在不懂。不懂……兩件不同的事怎可混為一談呢。

現在實在不是說風涼話的時代，我並不反對他們思想本身，普羅式的觀念也不是新鮮的事，但要建設，用建設代表批評，沒有建設的批評就是空談，那種東西有毒，那種東西要不得，你得拿出代替品來，上演你認為正確的合乎理想的戲，推出你認為正確的合乎理想的小說，找一部份同志，展出合乎你們認為理想的畫，這才是重要的。說別人作得不好容易，要拿出代替品難。楚戈，人生苦短，那有時間空談你說對不對。你要記住，你的研究工作說不定也有人要罵你，但千萬別管那一套，你作出了成績，別人不得不承認你，那種影響才是久遠的。

這是那天夜裏談話的前面一段，後面大部份是談他近來的研究心得，他要寫而猶未完成的文章，我想另寫一篇「俞大綱先生的思想與言行」以為紀念。

俞先生代表了舊社會和新社會交替期間的中心人物，過去的胡適，雖則說是一位「新社會的人物」，但他對「現代」是隔閡的，新的文學與戲劇，新的美術與音樂……他是不懂的，舊的東西他也只長於某一方面，俞先生的淵博顯然是超過胡適的。胡的影響在可見的一面，但俞先生的影響則是無形的，或許也可用朝野之分來說明兩人的影響。

然而，胡適對近代中國功過猶很難說，但俞先生因為純然是以中國為本位，他是一位客觀的「中國主義者」，因為他深知五四時代病急亂投醫的創痛，知道全盤西化為民族帶來了莫大的災難，而深深體會到有數千年文化生活延綿的中國，確實有許多超過西方的東西，在科技上我們要向西方迎頭趕上，但人文科學上，西方有智之士已知道要向東方學習了。我們

自己是不能妄自菲薄的。在恢復年輕一代的自信心上，俞老師是功不可沒的。

十餘年來，我在徬徨悲觀中，漸漸知道抓住並肯定一些東西，師友的鼓勵給予我莫大的力量，有生之年，我將和受俞老師所影響的朋友們，一同向中國的深海中去發掘。只要我們有信心，有勇氣，我們總是可以直着腰桿，真正的以中國為榮。

俞老師走了，但他的精神是永遠亮着的，光芒不大，但在黑夜中却是征途的一種指引。

# 哲人已萎

陳秀芳

## ——悼念俞大綱老師

### ■青溪水慢慢流

俞老師猝逝了，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，甚至師母也不相信，她問那些驚聞惡耗趕去探望她的學生們說：「俞老師死了，你相信嗎？」她搖着滿頭安詳的銀髮，鎮靜地望着她眼前的年輕人。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有人惡作劇，捏造了這個可惡又可恨的消息。不可能的，俞老師怎麼會死？他一直是生命力旺盛地活在我們身畔，指點我們做學問的途徑、研究的方向，他那旁徵博引、援古證今，滴滴不絕的話語言猶在耳，他那朗朗、幽默的笑聲，也還迴盪在周